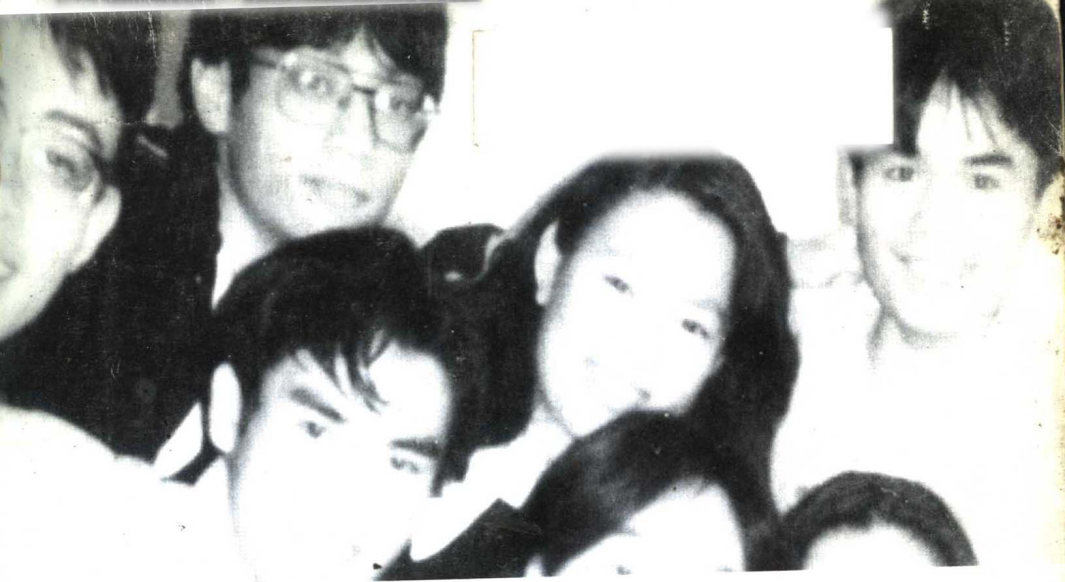


90年代的·青春万岁·

袁诗慧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高考季节





裘诗慧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高考季节

责任编辑:宏祥

封面设计:陈俊

高考季节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内蒙古新华印刷厂

850×1168 1/32 8.5印张 272千字

1997年12月第一版 199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册

ISBN 7-204-03361-2/I.598

定价:13.80元

目 录

* * * * *

一	强盗闯进了超市	(1)
二	无名指	(4)
三	成龙签名	(15)
四	福物	(24)
五	高级游戏机	(28)
六	红眼睛阿义	(39)
七	用膝盖想	(45)
八	你是愚公么	(49)
九	高考的分母与桔皮样的女人	(59)
十	咯吱咯吱的声音	(65)
十一	秘密武器	(78)
十二	必须跳楼	(83)
十三	眼睛抽筋	(93)
十四	后赢是钱	(102)
十五	为仇人点歌	(116)
十六	黑膝盖	(123)
十七	招魂	(131)
十八	龙行随风	(141)
十九	老人的叹息声	(152)
二十	美丽的女鬼与高分	(161)
二十一	嚼得咔味响的雪饼	(167)
二十二	趾高气扬	(176)
二十三	麻木也是一种坚强	(184)
二十四	加分,还是特务	(188)
二十五	大补与刀痕	(195)
二十六	刺客的刀,学生的笔	(203)
二十七	用一生来兑现	(212)
二十八	台风眼中逃命走了	(219)
二十九	命运女神的眼睛	(228)
三十	为时间负责	(236)
三十一	乌黑的折扇	(243)
三十二	迷雾一样的沉默	(252)
三十三	亲爱的你	(261)
三十四	继续向前	(264)

7月9日，大多数人被“工蜂”
认领，一群年轻的强盗闯进了超市

一 强盗闯进了超市

7月9日，是高考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日子。天上的太阳白花花的，坚实的柏油马路已经开始冒烟。从浮动的空气中看去，方圆中学的门口似乎堵着一群嗡嗡响的工蜂。

转眼就到11点了，“工蜂”们开始不安地骚动。当11点的钟声响起，“工蜂”们都挤到了学校的门口，“孩子”、“孩子”的叫声此起彼伏。

考生们大部分都在学校门口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工蜂”。随着门口那一辆辆小车的离开，刚才还拥挤的校门一下子就轻松了。空空荡荡的，象学校门口卖的牛肉拉面。

但是，在校门口的角落里，还残留着几个灰头土脸的学生。在经过刚才学校门口那群“工蜂”的认领后，他们象遭到纳粹轰炸的伦敦街道似的萎靡不振。

他们为什么这么没有精神？是没有家长来学校门口接，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被家人抛弃的感觉？还是他们已经被这次考试沉重的分量压碎了神经？

“咱们总不能这样在学校门口耗下去吧？老龙，你是头儿，你拿主意吧。”一个瘦高的男孩小心地挠挠头发，他手上的裹着的白纱布似乎受不了这种沉闷的空气，微微露出了一点红晕。

被叫做“老龙”的人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他身材魁梧，象一堵墙一样给人以压抑和依靠的感觉。“苏曼特，班里还有多少钱？”“老龙”尽量压低声音问。“二百四十九块三毛二。”瘦高的男孩飞快地回答。

“好，兵发——超市去也。”“老龙”一振手臂，似乎那上面缠着一面飘逸的战旗。

“这群人是哪里的？”超市里，几个服务员凑在一起，对眼前这些指手划脚的男孩们惊愕不已。“快叫经理，；一个服务员比较处乱不惊，“我来稳住他们。”

“老龙”正带着那群男孩在疯狂地抢购。香烟、啤酒、火腿……似乎除了卫生纸，没有不往篮子里放的。

“班费还剩多少钱？”老龙在收款台前严肃地问苏曼特。苏曼特看看那些正在大口大口喝着啤酒的同学，回头对嘴里叼着半截火腿的“老龙”露出苦笑，“龙庆咏同志，还差十七块九毛四。”

“不但不剩，竟然还有赤字？”龙庆咏大声地问。

“是的，我的班长。”苏曼特说，特意在“我的”下面加重了语气。大家一阵黯然。谁都知道，从今天开始，高三（五）班将正式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班长这个词，自然也成为一个历史性名词了。

“逆差由我补上。弟兄们，人生得意须尽欢。吃吧！喝吧！喝吧！”长头发的楚星座撕开一袋“满天星”，那些蓬松的小球跳荡着在地上滚动。

年轻人坐在超市门前的大理石台阶上，吃着，喝着。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这声音越来越大，直到汇成一股声音的巨浪，在街市里象龙一样穿梭。面对这群放肆的学生，经理只好摇摇头，对服务员说：“他们要唱，让他们唱去吧，大不了今天不做别的生意。”

许久之后，苏曼特和龙庆咏搀着那些已经喝得不能动的弟兄，慢慢地从超市门口离开。正对着他们，走来几个欢快的女

人，大家互相看见了，都是一愣，但是谁都没有停下脚步。只是迎面而来的人渐渐放慢了脚步，而苏曼特和龙庆咏加快了脚步，两伙人擦肩而过，却谁也没有抬头。

“苏曼特，龙庆咏，你们两个可以呀，就这么不给焦佳丽面子？”趴在龙庆咏背上的男孩醉醺醺地说。

“楚星座，少说两句，成不成？没人性，非让我们背你。”苏曼特一边走一边说，他手上的纱布越来越湿了，好象是一条死鱼趴在了他的手背上。

渐渐的，年轻人的脚步声远了。地上，是那个叫苏曼特的男孩手上坠下来的点点红莲，在台阶上，在尘土里，红莲仍然在不安分地跳舞。

无名指代表了一切。分数，是沉重的 Money.

二 无名指

每年9月1日，都是学校的新轮回：又一个高三年级组成了！整个学校，所有的高三学生面对的是一场严峻的战争，每个学生都面对自他们出生以来最残酷的高考竞争。在这场未知的战争中，有人会胜利，有人会失败。但无疑，眼前这个新组成的高三（五）班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全新的挑战……

按照方圆中学的规矩，到了高三的时候，文、理科才分班。方圆中学是一个重理轻文的学校，所以高三的文科班向来是处理理科成绩不佳学生的垃圾站。用校长龙祥有的话说，这叫“培养专长”。“一个工厂没有拳头产品会垮，一个学校没有重点班也会垮。为了整个学校的利益，我们必须舍弃一部分学生，何况，事在人为，看他们是不是争气了。”龙祥有在一次校务会上的这句发言，据说已经被许多学校的领导奉为名言。

如果说整个高三年级是一个拳头的话，那么，一班应该是这个拳头的大哥——拇指，而（五）则是小弟——无名指。无名指，名字就已经说明了它的属性：无名。要知道，一切优秀的条件是为大哥创造的，我们做小弟的只能喝汤。这似乎就是高三（五）班人的命。高三（五）班的新班主任朱汉平一面沉思，一面在心里念叨着新学生的名字。毕竟今天是高三（五）班组成的

第一天，他不想在同学的面前丢面子。站在讲台上的他努力使自己看起来显得庄重些。

“下面开始点名。”朱汉平晃动着他的大脑壳。教室的窗户开着，微风带来了都市的喧嚣和周围楼群里的那种新鲜的土气。朱汉平的头中央部分几乎完全秃掉了，盆地四周剩下的那圈白发很少，在微风中慢慢地、慢慢地飘起来，象一面鲜明的白色旗帜。

我小时候听奶奶说过，头发越白的人学问越大。丁楚楚坐在凳子上，心里暗暗为自己能有一个头发这么白的老师而自豪。她不禁挺起胸，努力把自己的坐姿变得十分端正，使自己看起来象一颗干净的铁钉钉在地板上。

“龙庆咏。”朱汉平的声音响亮却略略显得底气有些不足。“到！”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人站起来。嗨，原来就是他呀。校长的儿子，难怪老师的底气不足了。哪个老师可以在校长的儿子面前耍威风呢？丁楚楚的心里对老师忽然有了一种很蔑视的感觉。

“龙庆咏，我先临时指定一下，你是我们班的班长，希望你给大家起好带头作用。”在说话时候，朱汉平分明看到前排的那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姑娘的嘴角微微向上撇了撇。小姑娘。你不明白。朱汉平在心里默默想。小姑娘，你的鼻子长得很挺拔，很好看，但你知道四处碰壁的滋味吗？鲁迅的鼻子原来也是很高的，后来不断四处碰壁，碰得鼻子都瘪掉了。我现在也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丁楚楚！”朱汉平的声音忽然恢复正常了，因为他看到那个撇嘴的女孩站了起来，而他已经想好了一个办法来让那个小女孩知道些道理了，“丁楚楚，我临时指定你为团支部书记。”

“楚星座！”一个长头发的男孩子随着朱汉平的话声站了起来，“从今天开始，你是班里的文艺委员。”

“邬涛！”一个又高又胖的小平头站起来，身上的花格衬衣使他看起来有些象马戏团的小丑，“你有什么特长吗？没有？那就算了。就暂时把为班集体服务的机会贡献给别的同学吧。”

自己旁边的这个很精神的高个子叫什么呢？丁楚楚默默地想，脸上却在不自觉地发红。

“苏曼特！”原来他叫苏曼特，丁楚楚心里暗暗地想，“你就当班里的生活委员好了。”

“段瑞玲！”随着朱汉平的话声，一个又矮又胖的女孩站起来，乍一眼看上去，她的头发可真象鸟窝。丁楚楚低下头，才能忍住冲到嘴边的笑。

“冷慰霜！”“冷慰霜！”朱汉平连着叫了好几声，才勉强听见一个角落传来一句非常小声的回答：“我是。”面对这个面孔苍白、一头长发的女孩，虽然她说话的声音小了点，可朱汉平又能说些什么呢？

“同学们，今天，我们方圆中学的高三（五）班就正式成立了。”朱汉平清了清嗓子，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说。

“现在是一个危机四伏的非常时期。高二过去了。高三的路崎岖坎坷。方圆中学重理轻文，文科班可以说是全年级里实力最为薄弱的的一个班。但是，面前的路我们是一定要走的。既然要走，大家为什么不团结起来，把它走成平坦的大路呢？”

“或许大家还不了解我们面对的难关。在将来的一年里，你们将会受到自从你们上学以来从来不曾有过的磨练。你们将学习高深的课程，巩固所学到的一切。最后，你们将会面对一次无论怎样估计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的考试！粉饰太平没有用。在你们的前方，有荆棘，有闪电，有急流，有高山。你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好好学习，尽量平稳地走过这条路，走过高考，走进大学。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从底下传来微弱的声音。要是不细心听，几乎就听不到。

“再说一遍，有没有信心？”朱汉平又大声吼了起来。

“有。”底下的声音虽然大了点，但充其量也就是吓吓蚂蚁。

朱汉平摇了摇头。这种没有斗志的班级怎么能在高考里取胜

呢？可转念又一想，算了，较什么真儿呢？反正教了几十年书，明年就退休了。而且他最喜欢的小儿子今年也考大学。他大可不必在这个班身上费太多的力气。

学校扔给了我一块鸡肋。朱汉平很有些自知之明。

朱汉平走了出去，又匆匆地走了回来，大声地说：“从今天开始，大家就都是一个班里的同学了。有什么事，互相照应一下，马上有一次月考，那是你们成绩的大检阅。我们将象梁山好汉一样排出座次，希望大家好好考，看看谁是晁盖，谁是宋江。”

他匆匆地进去，又匆匆地出来了。就象律师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面前的官司是不是好打，朱汉平清楚地觉得自己属下的这个班可能会是他几十年教书生涯中最难带的班。

尽管对高三（五）班不太上心，可朱汉平毕竟还是高三（五）班的班主任，何况他的确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他说得没错，这场月考的确是非常重要的。班里的一切竞争都要以成绩为基础，分数，是学生的 MONEY。谁是大款，谁是穷鬼，在此一搏。

为什么我不能成为最好的？看着以前的考试成绩总排名，龙庆咏的心中觉得十分不平。在理科班因为成绩所受到的种种歧视，激发了隐藏在他心中的豪气。在高三开始第一个月末的月考中，龙庆咏以超群的毅力、绝对的优势得到了全班决分的第一名。他的成绩，比第二名高了整整 50 分。高层建筑使他在新建成的高三（五）班中迅速得到了“老龙”这个别人必须仰视的绰号。

在一个闷热的早晨，龙庆咏一走进教室，就发现气氛不正常。那种眼神说不出有什么不一样，但总是让人觉得怪怪的。龙庆咏低头看看裤子，拉链好好的呀。身上，似乎也没有人恶作剧贴了纸条之类的东西。可这种怪怪的眼神还是刺激得龙庆咏心里没有底，他放下书包就跑出门，跑到厕所，对着镜子他仔细地看了好长时间，还是不能发现身上有什么值得大家这么看他的地

方。

他们一定是在诈我，不理他们。龙庆咏打定主意，昂首挺胸地走进了高三（五）班的教室，在那种怪怪的眼光中稳稳地坐下。

“我说‘老龙’呀，”龙庆咏刚坐下，楚星座就凑过来，一脸神秘的样子，“咱总不能为富不仁呐，你说，是不是？”

有什么事？龙庆咏的心紧张成了一张电光纸。

“你说说，我怎么为富不仁了？”龙庆咏想了想，应该先弄清楚他们的企图。

“你这次月考得了全班第一，怎么着还不请点意思意思？咱们也别多了，就学校旁边的小饭馆。咱们点几个菜，要几瓶啤酒。主要嘛，是为你庆功，所以你点什么咱们就吃什么，我们绝没有意见。”好象龙庆咏已经绝对答应了，楚星座开始介绍饭菜的细节。

“好啊！好啊！乌拉！”在旁边，邬涛和苏曼特大声地叫喊着，中间还夹杂着邬涛并不熟练的口哨声。

周围的空气一下子沉静下来，除了邬涛和苏曼特，没有人说话，只有远处的几只苍蝇在邬涛制造出的噪音中嗡嗡地飞着。周围的同学都在望着龙庆咏。龙庆咏看得出来，楚星座几个人这么站出来，决不是只为谋他龙庆咏的一顿饭。他们是为了看看校长的儿子修养究竟怎么样，看看他成为班长是否真有可以服众的本事。现在，我代表的不只是我龙庆咏个人，我还代表着校长和朱汉平在高三（五）班的威严。如果我现在拒绝了他们，那么，我失去的不止是几个朋友，还会失去整个班级对我的信任。

龙庆咏在脑子里快速地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捋清，爽快地说：“那咱们就去吧。你们说，什么地方？什么时间？”

“哄——”班里猛地爆发出一阵哄闹的声音，象是夏天雷雨来临前的呼啸。在这种欢乐的呼喊中，忽然，一个迷惑的声音小心翼翼的响起：“你们在庆祝什么？”

龙庆咏和楚星座他们的眼光望向门口。大家的眼睛不约而同地开始放光，大家心里想的都是一样：他来了，太好了！又有苦主！

那么，他是谁呢？

“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露怯。”楚星座对正在向他发问的苏曼特撇撇嘴。“陈苇菰，作家的公子！朱汉平的得意门生！标准的大款，家里光洋楼就起了一排，那保姆组成一个军没问题……”

陈苇菰的小脸又泛起了红晕。眼镜后面射出的光，带着一点点不安。“别别别，我是个无产阶级。只是……咱们到底这是要吃谁呀？都是祭旗的福物，同病相怜，相煎何急！”大家听了先是一愣，何为福物？待到反映过来，便异口同声道：“福物，福物！”

“哎哎哎，我说这同志，你是哪个班的？”不知什么时候，邬涛凑到了陈苇菰的耳朵边，大声地喊。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陈苇菰回头看见邬涛，责备地说，“你自己说说，咱俩交情不算太次吧？你成心想把我震聋了怎么着？”

“不是，不是。”邬涛急忙解释，“看见旧日朋友，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怎么会害你。我只是纳闷，没事你不在你们高三（三）班好好待着，跑到高三（五）班干什么来了？”

“你想想，龙庆咏、楚星座，还有邬涛，你们几个都跑到文科班来了，就剩我一个人在理科班混。这让我多苦恼！所以，不单是今天，而且在以后任何时间我都可能到你们这里来坐坐。你们欢迎不欢迎？”

“活该！就该罚你。谁让你们家人认定了你是一个爱因斯坦的苗子让你上理科班的？”从人群里传来一阵哄笑。

“早知道这么倒霉我小时候就早就学说话了。总比三岁多才说话然后给他们一个假象好。”陈苇菰懊悔地摇摇头，“他们非说

什么爱因斯坦四岁才会说话，我三岁多说话，虽然不如爱因斯坦也差不了太多。你们说说，我这不是倒霉催的么？”

“不过你常串串也有好处。”楚星座咽了口口水，接着说：“一方面，你能和我们大家的心贴得近点，另外还有顿庆功宴好去。”他抬起头，对着龙庆咏喊，“是不是，老龙？”

龙庆咏能说不么？

中午的北京南郊，还没有脱离夏天强大威力的笼罩。早上那几丝微带点凉意的小风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只剩下一个白色的太阳挂在天地之间。人们大多数都回家筹备午饭了。在这条往常空旷的只剩下几个破塑料袋的街道上，远远地传来了久违了的嬉笑声。一伙男孩互相搀着、扶着，慢慢地向前走着。

“今……今天中午，咱们喝得怎么样？尽……尽不尽兴？”龙庆咏的舌头已经打成蝴蝶结。

“没问题，”苏曼特是其中唯一保持清醒的一个，“就是你的酒量太浅，怎么着，醉了吧？”

一直沉默的楚星座忽然开始大笑。他笑着向邬涛说了句话，邬涛也开始大笑。两个人笑得肠子好象也打了结。这使得在一旁的陈苇菘非常地迷惑不解，他不由得问了一句：“怎么了？”

“有…本事的，你……就顺着这光柱给我爬……上去。”楚星座满脸通经地说。

“你……甭给我玩这个。呃，我爬到一半，你一按电门，我……我不就摔下来了？”邬涛也乐不可支地向下接。

陈苇菘听到这个昔日由侯宝林说的相声，想到了今天中午的这场痛饮，不由得开怀大笑。忽然，他脚下一软，摔倒在路边。身上的那套西服上面除了斑斑酒痕之外又添上了灰色的尘土和红色的砖头末。楚星座和苏曼特急忙把他扶了起来，却发现他已经傻嘻嘻地只知道乐了。

在嬉笑声中，他们这一伙人又慢慢地走远了。地上的那几个空塑料袋又在白色的阳光下，顺着墙根慢慢地踱着步。偶尔有几

个塑料袋不安分地独自跳舞，偶尔又快乐地互相追逐。

在战争的开始以前，即将冲杀于疆场的将士们都会畅快地大醉一场。这是古代作战前必须要进行的一件事。在酒精的麻醉下，他们会忘记一切不快乐的事；在酒精的世界中，他们是自己的王。在酒精的灼烧中，他们会从痛苦里找寻到一个战士生存的价值。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终会从酒精的世界中走出。那时，自己面对的将是一场未知的残酷战争。

如果说高三是一场训练的话，那么高考就是这训练后必然导致的结果。高考是一场不可逃避的战争。

可是，那五个男孩子，依旧高兴地唱着歌。在他们的心中，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天不怕，地不怕，眼前的考试也不怕。无论他们要面对的是场什么样的战争，他们仍然有勇气，昂着头，挺着胸，唱着豪壮的歌，抛开背后的痛苦和眼泪，向着远方前进。

他们前方的路将会是怎么样的呢？没有谁知道。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很不巧，那天是一个星期三，下午有一节英语课英语老师是年级副主任焦佳丽。那是一个脸长得象桔皮的尖酸刻薄的女人。龙庆咏望着讲台上那张桔皮样的脸，脑袋越来越沉，上下眼皮也直打架。龙庆咏使劲晃了晃脑袋，脑子依旧迷糊。醉了，龙庆咏心中想道，可是我绝对不能睡，下午两点北京音乐台还有我最喜欢的摇滚杂志呢。

迷迷糊糊中，庆龙咏摸索出一台收音机，戴上耳机。在打开了收音机的开关后，摇滚音乐就开始象潮水一样冲击着龙庆咏的耳膜。

“哎，帮我看着点老师。”在潜意识里，龙庆咏总觉得焦佳丽的眼睛似乎是在看着自己，心里便有些虚，于是希望旁边的楚星座为自己望风，唉，不习惯上课走神的好孩子总是前怕狼后怕虎的，其实老师哪里有那么大的精神，来抓班上每一个人的学习纪

律呢？

楚星座没有说话，他只是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龙庆咏，看得他莫名其妙。难道他没有听见？龙庆咏又稍微大了一点声音：“帮我看着点老师。”楚星座没有说话，只是做了一个篮球暂停的手势。怎么了？他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意外地发现焦佳丽没有在讲课，也在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龙庆咏那被酒精涨满的头脑中忽然进了一个火花：他们都有病？

莫名的悲哀。他忘了带耳机的人，鼓膜已经被震得麻痹，自以为是细语其实如同大声喊叫。

这个学生出来得真是时候。这是焦佳丽脑子里浮现出的第一个想法。

中午的时候，焦佳丽和一个仪器室管化学试剂的临时工因为买饭的先后问题吵了起来。她觉得工人应该让着她，可那人偏不买帐。

所以焦佳丽心里憋着一肚子的火。这让她下午看谁都不顺眼，想和每一个人吵架。

龙庆咏非常倒霉，赶到了这个时候。

这种学生我了解，别瞧他们平时趾高气扬的，真要训他们两句，他们什么都不敢说，焦佳丽心里暗暗思量。尤其是象今天这样。龙庆咏的脸红得透亮，浑身上下都笼罩着一股淡淡的酒气，一看就知道中午刚喝完酒。象这种事情，他敢和父亲说么？更何况，一个学生，因为一次小小的考试考得不错，就到处招摇，这成什么样子？这怎么能学习好？

焦佳丽看着面前这个尴尬的男孩，满腔怒火。

谁叫龙庆咏上课时间听音乐的？逮到你算你倒霉。！

“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父亲是校长，你就可以得意忘形。”焦佳丽的手指重重地戳到龙庆咏的胸口。龙庆咏望着那张渐渐逼近的枯皮似的脸，他稍稍向后靠了一点，厌恶地闭上眼睛。

“不要以为你考好了，就可以为所欲为。告诉你，先赢的是

纸，后赢的是钱。象你这样上课不听讲，怎么可以学习好？怎么可以考上大学？校长的儿子怎么了？……”在这样的话语声中，龙庆咏心中渐渐地积攒起一股火焰，这火焰在不断地膨胀，膨胀。

“我为所欲为，不是因为我父亲是校长；我学习好，也不是因为我父亲是校长。因为我努力，因为我付出的比别人多，我为什么不能放肆一点，而一定要谦卑得象条狗？”龙庆咏心中怒火终于被点燃了。他的脸由于酒精的燃烧而熠熠生光。

“我知道你一定看不惯我站在这儿，好，我出去。罚站，对不对？”龙庆咏脸上的肌肉由于激动而不停地跳动，满脸的胡子也似乎是因为愤怒火焰的烧烤而已经立起来了。在焦佳丽惊愕的眼神中，他转身离开了教室。在走廊里，传来了一阵属于年轻人的呛咳。

走廊的门开着，拂面而来的风带来了一点点酒气。唉，不该让老龙出去喝酒。苏曼特、邬涛和楚星座三个人对视了一眼，大家都从对方悲哀的眼睛里读出了这句话。

焦佳丽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因为迷茫和愤怒，她的嘴唇有了一丝的颤抖。她教了这么多年的学生，还是头一次看见这样的。自己向来就是这样，心情不好，找人撒火。今天竟然头一次遇到了敢顶嘴的学生。她不禁有了一点迷糊，是如今的学生已经习惯了和老师顶嘴，还是仅仅因为他是校长的儿子？……

邬涛的心中却是另外一种感受，他感觉到懊悔。他在懊悔自己为什么去吃饭。他摸摸自己的口袋。昨天，那里的那个口袋里还有几张五十块的钞票。但是，今天那里已经是空空荡荡的了。那几张还带着自己体温的钞票现在已经在校外那个饭馆的钱箱里呻吟了。

唉，自己为什么要掐这个面子呢？邬涛不停地埋怨自己。父亲长期在家养病，每个月拿一百块钱的基本工资。母亲的厂子效益不好，母亲就是经常加班，所挣到的钱也不过是仅够温饱。姐